

林风眠：一卷20世纪艺术百科全书



林风眠画的仕女



林风眠

“我走的路，正是你们没走过的”

即便在抗战期间，林风眠仍坚持艺术的非功利主义态度，拒绝转投写实主义，不喜欢“照相式刻板与平俗”，理由是“在艺术的价值上是微细的。”他将精力集中于宣纸彩墨创作，偏爱风景、花鸟、仕女、苗疆与戏曲人物等“小众”题材；在技法与材质上，他打破油画、水粉、国画等边界，探索方形构图、瓷绘笔线、空间糅合、光线透视、色墨层叠等形式构成，将西方的写实与东方的写意进行挪移、错置、嫁接和重组。

正如他本人对弟子所言，林风眠很清楚“我走的路，正是你们没走过的”，他更明白，艺术家之修炼譬如织茧化蝶，除了沉潜蜕变，还要有能力挣脱过往经验的牢笼，破茧而出，“许多人走不出来就死在那里了！”他以大破大立之势促成了“风眠体”的出世，但这种与当时的“主流”格格不入的自我苦斗，却注定了余生无尽的孤独。

抗战胜利后，林风眠抛弃了所有行李，只带了几十公斤未托裱的彩墨画登上回沪的飞机。此时，作家无名氏却预言，他的命运是“残酷定了”的，“过去他奋斗了20年，被误解了20年，在‘沉默洞窟’里隐藏了10年。今后他还得被误解20年，沉默20年。”

依靠卖画和补贴为生 寂寞蛰伏里的精神远征

1945年之后，林风眠被杭州艺专聘为教授，主持林风眠画室，与家人团聚，此时距其初下杭州一晃已近20年。“浮云一别后，流水十年间。”他温文随和，深受爱戴，一如往常；他又像过去一样办画展、作报告，课余与学生纵论古

今，听贝多芬和花腔女高音，与傅雷、关良等名流交往，只是“欢笑声情如旧，萧疏鬓已斑。”

1951年杭州艺专改为中央美术学院华东分院，原有教学体系被推翻：油画先驱吴大羽遭到解职，退隐上海；潘天寿、黄宾虹等丹青巨擘，被勒令从石膏素描重头学起。

林风眠“识趣”地辞职离开，携眷寓居于上海南昌路一栋法式二层小楼，又一次开始了漫长的蛰伏和寂寞的精神远征。

他依靠卖画和一点补贴为生，经济拮据，不得不出售画册和唱片，裁下宣纸边条作画，以求物尽其用。1956年妻女远赴巴西投奔亲戚，孑然一身的林风眠退居二楼，深居简出，常以面条、稀饭果腹，作画之余，饮茶、养花、看戏。

在这种“野鹤无粮天地宽”的氛围中，没有附庸迎合的累赘，只有以心饲艺的纯正。

林风眠在和友人的通信中，自称画风“改变得很厉害”：在戏曲人物题材上，他借鉴立体主义画派，将分场的人物折叠在同一画面上，以寻求一种时空上“综合的连续感”；他又将敦煌壁画、皮影等作为“形式的来源”，想从“民族形式”中寻求一条比马蒂斯、毕加索更具进化意义的“出路”。

上世纪五六十年代，林风眠完成了一系列以鹭鸟和秋景为母题的彩墨画。无论背景是晨光或暮云，布局是群飞或独宿，色调采花青或赭墨，如其自述，这些鹭鸟图都给人“渚清沙白鸟飞回”之感，有杜诗苍凉沉郁之况味。

而在西湖秋景系列中，林风眠顿悟自己是“一个从记忆中汲取灵感的画家”。画中的湖、桥、屋、柳，既非西画的对景写生、摹仿自然，更非因袭传统笔墨范式，而是画家在追思、神游中“饱游饫看”，由此提炼出白墙黑瓦配金红

树叶的刺激、极致的对照。画中秋色的刚烈与浓酽，没有“自古逢秋悲寂寥”的自怜做派，而是呈现出一种“君子固穷”、怡然自处的气品。

林风眠在绘画上正值盛年，静物画之考究多变，花鸟画之特立独行，仕女画之疏离如诗，均标志着“风眠体”的成熟，即便是表现山河新貌、渔村丰收等“应命之作”，也绝不流俗，没有染上“浮夸病”。

上世纪60年代初，林风眠的作品成了“黑画”，1966年傅雷夫妇含恨自尽，林风眠震惊之余，闭门烧画。由于担心烟囱冒烟被人发现，遂改将上千幅画作撕碎、沉入浴缸溶成纸浆，再倒入马桶冲走，与平生心血惨烈挥别。义女冯叶回忆说，在阴沉的气氛中，他“光着头，一言不发”，脸上一反常态地“坚毅、决绝”。

远走香江后的沧桑诗意 把爱化为艺术烈焰

林风眠一度蒙冤入狱。1972年底，林风眠被释放，收藏家柳和清称，4年多不见天日的牢狱生活，使得他的胃病和心脏病更为加重，“脸上一无血色”。因顾虑“时局难料”，他不敢再提笔作画。果不其然，1974年，水墨画《山村》又一次受到批判。

1977年，林风眠在叶剑英家族帮助下被批准出国探亲，赴巴西探望阔别20年的妻女，此后移居香港。临行前，好友巴金收到的告别留念是他的一幅《鹭鸶图》，学生吴冠中收到的是青蓝色调的苇塘孤雁，他为此赋诗一首，遥祝恩师“浮萍苇叶经霜打，失途孤雁去复还。”

客居香港的10多年间，林风眠先后在日本、法国等国家成功举办个展，在80岁高龄凭记忆重画毁掉的作品，“将生命留在尺牍间奔腾、呼号、哭之笑之”（吴冠中

语）。《人生百态》、《噩梦》系列等作品，不复精致的含蓄，而是回归青年时代蓬勃的浪漫与表现主义格调，既老辣又天真，仿佛让人看到“尖峰突兀，山林深杳，残阳如火，雪域荒莽”，“笔触之粗犷、色彩之强烈、风格之纵放，前所未有。”（郎绍君语）

林风眠大半生都在孤独和艰辛中度过，他曾作诗自嘲：“我独无才作画师，灯残黑尽夜眠迟。青山雾里花迷径，秋树红染水一池。”更于“沉沉梦里钟声”，发出“问苍天所为何来！”的不平之声。然而，其暮年所绘秋景，却始终涌动、弥散着一股哀而不伤、纯净隽永的沧桑诗意，如天风岚霭，徐徐拂面。

在香港，林风眠听闻有爱国华侨愿意捐款在其杭州故居建纪念馆，他婉言谢绝，表示愿将资助之经费，用于培养青年深造。有人建议将款项命名为“林风眠奖学金”，他说：“那就应该从我自己的口袋里拿出钱来，不能占个空名。”

1986年，华君武、黄苗子等人代表全国美术家协会，邀请林风眠在“合适的时候”回来看看，林风眠微笑着点点头。他还曾诚挚地期盼：“如果再多给我50年，能够再多画一点……”

1991年7月，林风眠突发心脏病入院，绝笔之作是应邀为“傅雷纪念音乐会”题字。一个月之后，一代宗师长眠香江。

许江用细腻的文字为林风眠描绘了一幅“永恒的肖像”：“鼻梁之上立着圆拱顶一般的隆光引着你潜入他的内心”，“这眼中有火，而双唇却又似冰一样的沉默。”林风眠仿佛知道“那悲惨而恢弘的意义的意义”，“他从孤寂中产生对孤寂的爱，并把这种爱化作艺术的烈焰，温暖着他的时代和人间”。

郭珊
来源：南方日报